

血沃河西

(上)



魏朝晖 魏亚平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血沃河西，西路军两万将士壮烈捐躯。

巍巍祁连，恰似一座座高耸入云的丰碑，铭刻着红军指战员惊天地、泣鬼神、悲壮惨烈的英雄业绩。

茫茫戈壁，宛若一幅幅历史长卷，记载着人们无尽的哀思和众多的遗憾，也留下了太多的思考和疑惑。

本书作者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根据翔实丰富的史实，以深刻细腻的笔触，从各个侧面再现了半个世纪前这段悲壮的历程。开卷读来，时而壮怀激烈，时而扼腕叹息，时而大彻大悟，时而悲愤莫名，……毫不遥远，毫不陌生，读者的心弦和历史的脉搏共振，读者的情感和烈士的英魂交融。

►青海省人民政府发给西路军老战士的证件。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使用过的军旗

▼从“万人坑”里逃出来的老战士姚芝珍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1937年7月29日至1939年10月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驻兰州时，对西路军蒙难战士进行了大力援助，并作出巨大贡献。



▲“万人坑”旁被人救出的西路军战士黄科林



►退而不休的红军老战士陈士英



▲原西路军组织部部长张秋霖解
放后的照片 同志解放后所拍照片



▲故工部副部长吴仲廉同志



▲88岁的原西路军战士吴生斋
(乐都富店人)。

▲受周恩来派遣曾多次到青海营
救西路军战士的张文彬



▲投降敌酋马元海的原西路军战
士兰彦民(所佩手枪是缴自青
马河西反共时曾任旅长马元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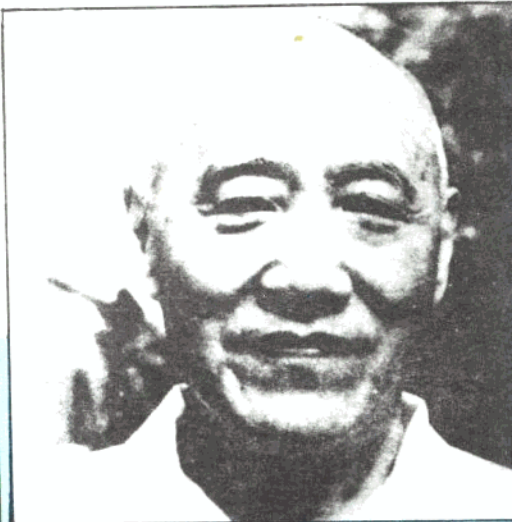
▲反动政权将我遇难红军指挥员
遗体用毛毡裹扎。



▲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左)脱险于1937年
9月在西安与周恩来副主席合影



▼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就义处
(现西宁东关新华布鞋厂
内)



▲原西路军宣传部部长刘瑞龙解放后的照片

▼原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解
放后的照片



▲原西路军妇女团团长王景媛(1986年8月摄)



▲原西路军总指挥部参谋
长方强



▲郑维山。



▲原西路军副指挥、红九军军长（徐、
陈之后的第三号统帅）王树声



▲原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



长方强



▲原西路军第九军参谋长李襄奎



▲原西路军总指挥部四局局长杜义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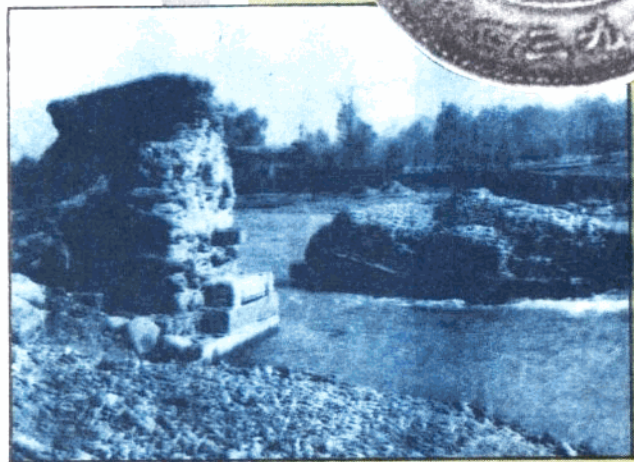


▲原西路军总指挥部五局局长欧阳毅



▲在循化光荣院里安渡晚年的红军老战士

▼在“补充团”的受难战士修建的西宁惠宁桥遗址。



▲1955年在西宁出土的烈士遗物——川陕工农银行铸造的银币

目 录

引 子

..... (1)

第一章 陈昌浩感觉到感情的天平倾覆时发出的揪心的混乱,二万多热血将士在接到“夺取宁夏”的命令后,义无反顾地奔向死亡。

..... (3)

第二章 玉婉温暖的手从汪首白的脚趾抚向腹部,汪首白咬牙起誓“不雪耻,毋宁死”

..... (13)

第三章 取消“宁夏战役”博古诘难,成立北、南、西路军,毛泽东兀感疲惫。

..... (21)

第四章 团长把匣子枪塞进嘴里,枪响之后他最后一次感到刹那间的剧痛,黄农海一怒之下刀劈俘虏。

..... (32)

第五章 汪首白鞭笞奸淫女红军尸体的马步芳士兵,却用手枪击碎了宁死不屈的红军军官的头颅。

.....	(44)
第六章 西路军古浪遭挫,九军军长孙玉清被撤职,西路军接令滞留永昌,陈昌浩和徐向前爆发争执。	
.....	(57)
第七章 黄农海夫妻久别重逢,却因为各自的隐伤而无法欢聚。	
.....	(74)
第八章 张国焘被周恩来接回保安,毛泽东与之发生齟齬。	
.....	(85)
第九章 蒋介石于西安被拘,马步芳大骂汉人,却又不得不停止向西路军攻击。	
.....	(99)
第十章 保卫局长曾传六反对陈昌浩在部队里抓右倾,陈昌浩怒不可遏抽了勤务兵一记耳光。	
.....	(107)
第十一章 保卫局长曾传六诫告徐向前、陈昌浩在接到“东进兰州”的电令后,和徐向前“大开杀戒”。	
.....	(126)
第十二章 陈昌浩、张琴秋夫妇终得闲暇,缠绵缱绻,一阵急促地敲门声却坏了二人的好梦。	
.....	(143)
第十三章 朱绍良召回汪首白密授机宜,西路军前程被阴云笼罩。	
.....	(160)
第十四章 西路军重新开始向西拼命的奔突,然而却又	

不得不停下来再一次捡起被甩掉的绳索套在脖子上，徐向前登祁连山踏看这座巨大的坟墓合不合胃口。

..... (169)

第十五章 风高月黑之夜，西域古城张掖死一般寂静，马步芳指住马元海吼道：“攻下高台，一个不留，全部砍了。”

..... (183)

第十六章 投降的原国民党高台守军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枪决，格杀勿论。

..... (192)

第十七章 陈昌浩说出了真理：对立阶级的调和，诚实是在欺骗基础上的一种承诺的表现。

..... (201)

第十八章 在被砍中第五刀后，西路军骑兵师师长董俊彦觉着身体轻飘飘飞离马背，重重地摔在地上，一股沙土溅进他大张的嘴里，一阵乱枪中，董振堂抽搐着倒在了荒凉的戈壁滩上

..... (217)

第十九章 奔逃中张琴秋昏死过去，她的那个在逃命时诞生了不到一个时辰的孩子被冻得硬梆梆的，死了。

..... (230)

第二十章 西路军在失去高台之后，辎重基地临泽又被攻陷，陈昌浩的头差不多埋进双腿里，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

..... (239)

第二十一章 清洗董振堂的头颅时，汪首白看见了那双失去光泽的眼睛：那上面蒙了一层白膜，没有神气，看不出痛苦。

..... (250)

第二十二章 最后一根铁钉从淑珍前额打进去的时候，她抽搐着，扭动着，呜咽着……

..... (266)

第二十三章 陈昌浩双手一摊，一脸的绝望：“你和我的前途，丢啦！”“去你的鬼前途吧！”徐向前一下子火起来。

..... (282)

第二十四章 马步芳的何高参说：“董振堂太相信信仰了，其实信仰不就是一种简单的结论吗？结果，我看着他的脑袋被割下来。”

..... (304)

第二十五章 张国焘对调张浩任援西军政委表示异议。“张浩同志做两方面的联系人是中央决定的。”“两方面？”毛泽东瞪起眼睛。“哪两个方面？难道你可以代表某一个方面吗？”

..... (315)

第二十六章 寒光一闪，那颗丑恶的头颅离开肩膀时，那张臭烘烘的嘴张了几下，然后落在沙地上，沾满了沙粒。

..... (329)

第二十七章 小勤务兵把保存了近半年的水果糖拿给徐

向前吃，徐向前鼻子一酸。“你吃，现在就吃，全吃了。”他说。

..... (337)

第二十八章 陈昌浩武断地命令刚刚摆脱了敌人的西路军残部重新杀回敌营去，徐向前为不能说服陈昌浩而痛不欲生。

..... (353)

第二十九章 汪首白得知西路军又返回倪家营子，竟失声叫起来：“徐向前肯定疯啦。”

..... (364)

第三十章 两星期之后，重返倪家营子的西路军残部全线崩溃，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共和谈并未给他们施舍一条哪怕是最狭窄的生路。

..... (369)

第三十一章 刀尖抵住黄农海的眼眶。眼珠滚落出来的同时，从黄农海肺腑深处发出最最痛苦的哀鸣。

..... (379)

第三十二章 徐向前催马继续逃命。他没再回头。他哭了，但谁也没有看见他的眼泪。

..... (406)

第三十三章 众匪徒呼号着涌上来。乱刀之下郑义斋的身躯被剁砍得血肉模糊，支离破碎。

..... (416)

第三十四章 李先念抬起头来，不断涌出的泪水使他无法看清徐向前。他没有擦它，而是任它肆意流淌。

..... (427)

第三十五章 陈昌浩和徐向前在逃跑的途中凄然分手，
那场使鬼哭神泣的悲剧刹那间浓缩在这间破屋里，
黄农海跪下去，仰起失去双眼的脸。徐向前跪下去，
把黄农海的头搂进怀里，贴在胸口上。

..... (441)

尾 声

..... (460)

第 二 十 章

西路军在失去高台之后，辎重基地临泽又被攻陷，陈昌浩的头差不多埋进双腿里，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

—— 个漫长的夜晚过去了。黎明的到来使屋子里疲惫不堪的人们的心又揪紧了。

虽然只有一个夜晚，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西路军已经不是刚过黄河时那支气焰勃勃的威武之师了。时至今日，这支部队的统帅们才惊愕地发现，他们指挥着的部队已经变得多么可怜，多么单薄，多么弱不禁风啊。

临泽方向的枪声直到天将拂晓时才稀零下来。它预示了什么？又是毁灭，还是那里的人们终于逃出了死亡？

这几天，统帅部的高级指挥官们一步没有离开过这间屋子。他们一直吸烟，吸得不住地咳嗽，但没人停下来。

高台失守，五军守城部队全体殉难，一支强壮的部队覆灭了，这使他们痛不欲生。而五军军长董振堂、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被枭首示众的噩耗又像刀子一样扎在他们每一个活着的人心上。他们都觉着自己已经死过一次了。

临泽县城继高台失守后又遭包围，局势极其险恶。

昨天有人用“困兽”这个字眼来形容他们此刻的处境和心情，而这几位数年来历经沙场磨难的战将平生第一次默认了

对这支队伍使用这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字眼。

李特终于安全回到倪家营子的这间屋子里。天亮之前，这位西路军参谋长坚决要求带一支小部队靠近临泽县城。他的理由无法拒绝，陈昌浩和徐向前只得同意了。

现在，屋子里所有的人都惊恐地盯着李特，希望他不至于带回来太坏的消息。

“说吧，简明扼要一些。先告诉我郑义斋和黄超的情况。”陈昌浩把吸得只剩下一小截的烟头接在另一支香烟上。

“还有琴秋同志的情况。”徐向前补了一句。

李特呷了口浓茶。茶太苦，他不由地紧皱起眉头。几天几夜没阖眼，又来回奔跑了几十里路，他累得已经站不住了。

“据讲，郑义斋昨晚最先突出包围，被李先念派去的黄农海接住了。”李特使劲地擦起眼睛，眼前一片模糊。

“既然接住了，为啥至今不见送回来？”陈昌浩掐着太阳穴，头疼得很厉害。他太担心再传来高级领导人被俘或被杀的噩耗。董振堂等人的牺牲已经使军心大乱。

“李特，别急，坐下说。”徐向前拉过一把椅子。

李特坐下来。“黄农海接出郑义斋后，有人看见他又带人冲回城里。”

“混蛋。他的任务是打乱敌人的包围圈。”陈昌浩气得直砸桌子。

“那时，琴秋同志还被困在城里。”李特说。

“马上派人到李先念那里去，看黄农海回来没有。”徐向前指着一位参谋说。

“已经去人了。黄超带了至少一个团，他不会发生意外。”李特开始喝第二碗茶。

“琴秋同志呢，有她的消息吗？”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忍不住焦急地问道。

“卓然同志，你……”陈昌浩想制止。

“琴秋同志是我们的组织部长，当初我根本不同意她留在临泽城里，可是她太固执。”李特看看陈昌浩。“琴秋同志肯定也突出来了，有人看见她被人搀扶着，她行走很困难，像要临产了。我……。”

“说说其它情况。还有那么多伤员呢。”陈昌浩打断李特的话，他不敢听下去。

李特一开始讲得很慢。他知道作为参谋长不一定非得亲往最前线。他的职责是熟记地图上每一座县城的位置，能标出地形趋势，山脉走向，河流经过的区域，甚至还必须记住地图背后的注释栏中那些关于山脉，河流的枯、丰水期等等。他要帮助这两位西路军最高指挥官起草作战命令，拟写发给陕北的电文，记录军政委员会有关军事行动的会议要点，并把决议用最短的时间缩写成报文交陈昌浩、徐向前审批。除报务员和机要局长，他是最先看到陕北拍发给西路军的调动、作战命令的人，他把这些电报分门别类——这些电报通常每天能收好几封——根据报文内容的轻重缓急依次送交陈昌浩、徐向前过目。还得承受陈昌浩发泄不满时那狂风暴雨式的呵责。其实，他内心里也有无尽的愤怒、困惑和不满。可是，他已经学会了怎样去排遣这类情绪，使之不至于影响参谋长的正常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比陈昌浩和徐向前还要清醒。他还要把侦察电台接收到并且破译了的敌人之间往来的电报逐个进行去伪存真的筛选。这是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敌人之间的通讯一般都是要求对方加快跟进速度、斥责对方为保存实力对上